

天津诗人 02

2017 夏之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津诗人. 2017. 夏之卷: 花知夏 / 罗广才主编

. --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7.1

(诗苑文存 / 付国栋主编)

ISBN 978-7-5126-4789-3

I. ①天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1523号

天津诗人. 2017. 夏之卷: 花知夏

罗广才 主编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

邮政编码: 100006 电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 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天津市亚豪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 天津市亚豪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78mm×1092mm 1/32 印张: 86 字数: 1350千字

版次: 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: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978-7-5126-4789-3

定价: 280元(全套共9册)

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

2017

总第26期

天津诗人

2017 夏之卷

名誉总编辑 战颖

社长 王立夫

出品人 胡坤宏

总编辑 罗广才



天津文艺出版社

天津诗人

主 办：《天津诗人》诗刊编辑部
协 办：四川中亚知识产权有限公司

总 编 辑：罗广才
社 长：王立夫
出 品 人：胡坤宏
名誉总编辑：战颖
名誉社长：孙长柱

顾 问：虞学泽 段 华
胡元祥 罗振亚
张春雷 伊 蕾
李楨祥 朵 渔

常务副总编辑：张跃民

副总编辑：段光安 李长征
胡庆军

编辑部主任：张秋玲

发稿编辑：刘 萍 余 数
闫 强 探 花

编辑部地址：天津市北辰区大通绿岛
67—A3—1103

邮政编码：300400

电子邮箱：tjpoets@126.com

004/ **开卷**
周庆荣

019/ **发现**
熊生婵 王鹏翔

026/ **双子星**
文 峰 向以鲜

034/ **诗经**
陶 醉 王鹏翔 秀 实 海 上
于耀江 周广学 王老莽 迪 夫
来 去

055/ **倾城**
胡茗茗 梅 尔 糖果儿 刘 梦
重庆子衣 杨慧娟 马 兰 梅 一
砚 孺

068/ **京津冀诗歌**
(主持：赵智 北塔)
大 枪 马维驹 灵岩放歌 罗广才
清心如云 柳含烟 曲素音 石英杰
蒲素平

078/ **锋刃**
(组稿：北鱼)
李泽慧 铁 头 萧楚天 高 爽
卢悦宁 蒙 晦 卢 山 七 夜

苏丰雷 歌 斐 黑 多

094/ **诗网**

石竹风公众号平台（组稿：吴友财）

林宗龙 梁书正 吴友财 思不群

李桥航 牛梦龙 洪永争 刘武忠

周 起 沈 宏 潘志远 李 盛

107/ **诗版图**

荆州诗群（组稿：杨章池）

颜 彦 懒 懒 安 隐 刘盛云

陵 少 莲 叶 蓝 冰 陈晓岚

杨章池 许玲琴 铁 舟 逍 遥

毛运秀 杜 风 野 梵 罗秋红

杜丽君 舒和平

124/ **精粹**

王 法 吴信原 尚远刚 梁协平

亚 明 李宝平 子 民 黄沙漫步

张诗青

136/ **独奏**

涂 拥 王建峰 巴山狼 何伟鹏

夏炎炎 夏立家 刘从富 任朝在

韩 冬

142/ **圆桌**

方文竹 宫白云 邓声朝 李 霞

史国清

TIANJIN POETS

2017 夏之卷

（总第26期）

开

卷

K

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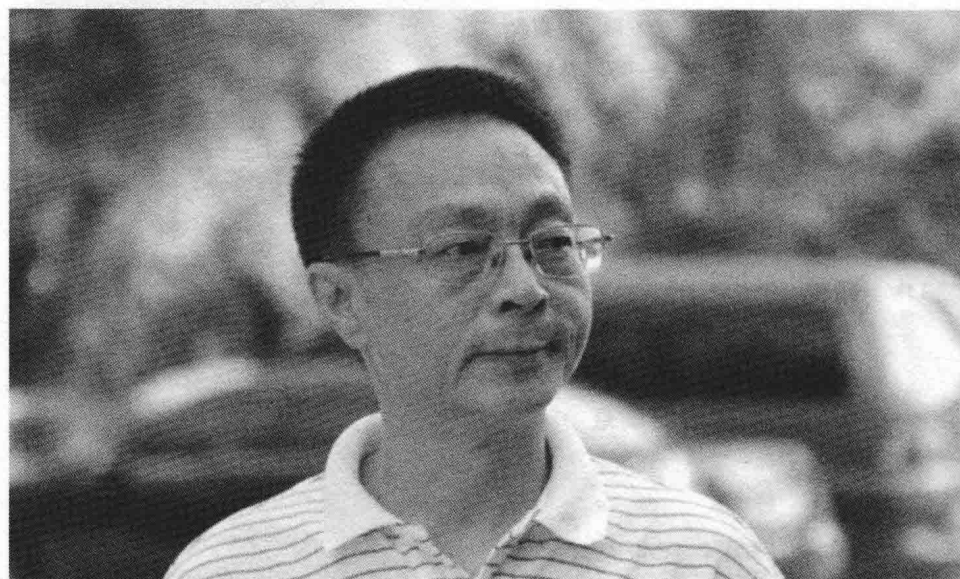
I

J

U

A

N



鸡年往后，天就会是亮的

(组章)

十

周庆荣

烟花之夜

夜晚，北风呼啸而过。

留给这个庄园的是烟花绽放后的味道，总有一些特殊的时刻，人们聚在一起，制造硝烟。

时光如沙，它认真地与每个人发生关系。

指间漏走的成为往事，我一边看天空中烟花的绚丽，一边握紧右手，我要握住一点旧时光。

握住泛黄的照片，相爱的人牵手，街头的十字路口，不彷徨只期待，红灯总会变绿，青春定然一路走来，走到这个夜晚，看天空的硝烟纪念真理。

硝烟是良药，专治麻木不仁。

一个人远离另一个人已经很久了，如果硝烟能够让我们集体地仰望，我会从此记住人性里的这一次火树银花。

广场是城市的自信，它反对人们在自己的灯光下各自为政。

烟花绚丽，我是人群中的一员。

北风想冷，我愿意热烈。

一堵老墙

阳光从十二点钟的方向照下来。

最伟大的光明通常都是直截了当，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察者。它应该不是为了地面阴暗而来，它的光显著了我面前的一堵老墙，不同年代的风所留下的痕迹，使我发现了岁月的一张老脸。

深刻的现实主义一定让大量的理想在此停顿，一些勇士借着烈酒，以头颅撞墙。历史因此存在许多感人的勇敢，风的声音从墙上呼啸而过，后面的岁月到了墙的那一边。

我知道墙是土砌的，每一个生长季总有几株草摇摆 in 墙头。它们作为土地的内容似乎不需要理由，我看着它们，同时想到经验里的那些人上人，他们最终只是往事中的一把胡须。

门槛似乎低下来，但事情开始难做，因为墙头永远长不出松树。我想在墙上写下标语：未来万岁？

是的，只有未来才能让这堵墙越来越老。

一些土被风化，一些土成为蝼蚁的家。我相信时间会疏远它，但时间也会抹去英雄留在墙上的掌印。

老墙在光明下一览无遗。

让它沧桑，未来继续万岁。

多年以后，一堵墙和我们的出路，不过是陈旧的辩证法，命题严肃，时间向前。

丝绸的野史

——写给吴兴

将人体的外在材料作两种比喻：铁皮与丝绸。

在多年的对刚毅的呼唤之后，从湖州的吴兴回来，我突然地整夜高烧。那个丝绸之源，难道是让我在一身热汗后，检讨自己硬撑着的坚强？好吧，今夜，我就说一说丝绸。



身披丝绸的人，要迎风而立。

风的形状就是自己的身体，一个平凡的人，突然飘扬出属于他自己的旗帜。

千万根蚕丝的团结，终于没有辜负最初的一片桑林，蚕们在吐纳中作茧自缚，斗室不大，一点五立方厘米的建筑面积。多余的纯属多余，一只蚕闭合了自己。它搭建屋舍，然后试图只做自己的主人。多日后，当它的屋子遭遇强拆，有心的人类把它的牺牲叙述成奉献。它的一些兄弟姐妹赶在之前，破茧成蛾，今后，它们的寓所就是整个飞行。

二

城堡是坚硬的。

丝绸柔软了城堡里面的人。

一座城池的信心始于丝绸的联想，持矛荷戟者保护的也许只是人性中所剩无几的温柔？

摸一摸丝绸，人的皮肤应该这样光洁细腻。

脸皮薄一些，走过的路上，是否留下什么羞耻？

人在大地的各处，呆在城堡和小镇，他们语言各异，丝绸进去，丝绸出来。路途遥远，如千万只蚕吐出的丝。

一匹丝绸展开，宛如一篇很大的文章。

每一个文字是蚕。

蚕的成长里弥漫着桑叶的味道，吃饱了然后上山，山只是一次形容，麦秸编织的山脊，蚕于是满山遍野。

这些是文字深处的内容，一定有人忘记了它们。

三

我呼唤丝绸的野史。

桑林为蚕的稻谷，一片桑叶的版图不大，蚕毋需巡视山河，它把江山吃进体内，江山于是只在它的腹中。我无法构思一只蚕和另一只蚕的关系，它们之间是否像我呼唤的那样互相关怀？它们的性别是否说明爱情也在江山上蠕动？当它们分别躲进小楼，它们的世界观属于各自为政还是从此隐退，

也许，蛹更能适应黑暗？

野史的规律，本能说了算。

如果历史严肃，本能常常受到批判。

当生命的意义被注入理性，每个人必须做到矮了自己。

蚕，吃饱了，吐丝如砖，建筑就是这样诞生。

省略了所有的窗棂，干脆与世隔绝。

它们，一直睡下去，在昼夜的劳动之后。

四

我赞美棉花朴素的温暖，这个时候，远古的我们发现的蚕的劳动价值。

我们让丝变成绸缎，绸缎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中的一些人于是高贵。

缣丝和十缎锦，人间的品秩何时开始？

我们的平等输给了一只蚕？

我不愿把蚕叙述得如此有力量，丝绸柔软了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生命的模样暂时模糊了骨头与棱角，人体优美，我们是美好的弧线。

弧线走向远方，世界仿佛黄昏的温柔。

五

在这个名叫吴兴的古城，我寻找第一只蚕。

它的历史写于本能，爱累了，它躲起来。它不恨，一边呼吸，一边吐丝，把一生所吃的吐尽，后来的丝绸如果风流倜傥，那也只是人类的野史。

人让丝绸美丽，人就美丽；

人让丝绸高贵，人就从此有了历史中的尊卑。

而我在初冬的江南，在这个古城，双手抚摸着素丝，摸索出一种柔软，仿佛蚕的遗愿，世界：坚强 + 温柔。

雨后：复出的夕阳和上面的乌云

被夕阳染红的乌云感激事前的一场雨。

谁也不能说清楚一堆乌云里究竟怀抱多少秘密，恐惧的秘密修辞了光明的真相。

乌云是天空正常的成员。

在地面呆久了，你忍不住会喊苍天在上。

这不是我们理解一片乌云正常的方式，一片云也会拥抱另一片云，闪电是怎样的情感？它们的声音也许只是高处的悄悄话，到达人间的时候，为何会振聋发聩？

我在傍晚时分看到夕阳上方的云，雨洗尽了铅华。

葫芦里装什么药不要紧，能治人间的病就行。

人间的美好俨然整个岁月的安慰，如果浊气上升，乌云是天空的白纸上写下的纪实的黑字。

夕阳染红了乌云。

乌云倒映成湖水里的沉重，我是湖畔凝望晚霞的人。

雨后复出的夕阳和夕阳上面的乌云，我眼前的风景就是这些。纪实里的复杂必然会有结尾，结尾若是黑夜，我是黑夜里有梦的人。

梦一醒，天会亮。

我发现了猫尾巴的功能

毛茸茸的饵恍惚了湖水深处。

觅食的鱼奔走相告，湖面上的水花和波纹，一群鱼显然掀不起大浪，它们的权利是吃掉湖水里一切可吃的。

这次的事物是猫的一只尾巴。

尾巴轻轻摆动，时间的阴谋通常都是这样。

鱼群里的一条看来出类拔萃，它飞一样地赶在同类前面。

张嘴，咬紧了目标。

猫迅速甩起尾巴。

出类拔萃的这条鱼，躺在岸上。陆地的环境暴露了它的缺点，它张开的嘴想把自己最后的话说出来：我想吃下不该吃的，错误明显，但我已经无法改正。

猫对付这条有缺点的鱼，技术熟练。

它的牙齿坚利，它的爪子坚利。

我站在黄昏里，看到我身边发生的这一幕。

黄昏也不是一切的结束呢，那么，什么时候，我们的世界最为安全？

湖面的波纹仍在继续，没有鱼认识到饵已经有了结果。

如愿以偿的猫叼着绝望的鱼，黄昏很好。

猫尾巴的功能不是摇尾乞怜，这一次是劳动。

关系：蚂蚁和大堤

对蚂蚁的印象：身穿黑金铠甲，分散的时候就是一般的群众。

中午的阳光照耀着长长的大堤，庄稼、村舍和人，在左。不断流下的水、水里的鱼虾和水面上的船，在右。

堤面身披柏油，四车道，中间是白漆划下的规矩。一切的前进总会遭遇迎面而来，而大堤呆在原地，它是稳定的基础，结构天真。

我走在大堤上，我在阳光下脚踏实地，我喜欢前方金黄色的悠远。

对蚂蚁的继续关注，是在我走下大堤。

兵团规模的蚂蚁，依次挤进大堤底部的穴。

它们如果放弃光明，它们的黑暗会产生什么样的力量？

它们穿越隧道，把守着大堤的两侧。

我重新爬上堤面，突然担心河水是否会发一次脾气。

当大川暂时不流向海洋，蚂蚁兵团的黑暗隧道将为它开路。庄稼以及边上的一切，谁是苦难的主角？

我想放弃速度地写诗，让速度尊重蚂蚁横穿大堤，让它们到大堤另一侧的广阔天地，让它们闻着稻谷的香，在炊烟袅袅的意境中大有作为。

领路的人和行走的人，给蚂蚁们划下斑马线，让它们的生活不转入地下，它们行走虽慢，但终于可以在土地上投宿。

关系：大堤和蚂蚁。

事关重大，它超越全部日常的爱情和道路在阳光下的伸延。

深入山王洞

我是相信土地深处一定有格局的，山大王一直是我对地面上事物的担心。

绥阳已经装修好的洞穴，各种光虚拟了梦的斑斓。当我想与土地内部的真实坦诚交流，我们一行人已经来到山王洞的黑暗里。我们要求自己每个人都是一束光，光抚摸着洞穴的内脏，红的心引领道路的九曲回肠，掏心掏肺的结果是我们一起感叹地面上的修辞。

真理素面朝天。

一些怪石是丑恶者的象征，喧嚣的环境里，你如果为虎作伥，怪石就是你将来面临的报应。努力地做好人，你眼前如玉的石就是你前世做为一块石头后的结果。修行的内涵规定了你不能把专政的冷酷给予一张朴素的脸，你要是想证明自己的勇气，就去完成一次对决——与那些敌人，从家一直到国。

山王洞爱憎分明，它无法干预世间的过程，但它预言着最终的结果。英雄和美人是洞内生动的结构，至于石头开花，山体的水珠仿佛花上的甘露。

我们就是这样，以探险的方式答题。

问题复杂，回答从容。

善良的心走进大山的肺腑之言，心灵亮了，黑暗的山王洞就如同天堂。

母爱是一纸合同

——写在母亲节前夕

每次电话，我只对母亲重复一句话：儿子很好。

我省略了千山万水，用幸福代替正直的批判。

她知道我很好她就很好，所以我忍住了寻常的问候。

我想在母亲节前写下关于母亲的诗，想念她不是某一天的事，我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她有关，不坑蒙拐骗不丢良心，对人要善良，这些是我

想念母亲的资格。

到了晚年，母亲成了城里人。

庄稼虽然就在不远的城外，但她已经不是土地的主人。她收集大量的花盆，从老家运来熟悉的泥土。种下乡下女人全部的往事，她不栽花，只种青菜、葱和蒜。偶尔也种几株番茄和丝瓜，她在自己组装的土地上浇水施肥，像从前一样，等待它们结果她有足够的耐心。普通不过的日子，一旦番茄红了，她认为孩子们只要有了出息，世界才算美好。

她会留几只丝瓜自然老去，瓜瓢金黄，仿佛青春空了，出现的是一张老脸，皱纹丰富，却依然慈祥。

我一年也回不了几次老家，每次月圆，我就会久久南望。母亲在电话里语言不复杂，她重复最多的是知足。

我知道她在用自己的知足让我节约奋斗。

母爱是一纸合同。合同里只有甲方，义务无边，回报豁免。

旅行吧，到陌生那里去

旅行吧，到陌生那里去，那些熟悉你的人就无法伤害。

防止高高在上的人压抑你的上升，你研究春天的野菜，趴下，只要不是人上人，制度会原谅你。

一般情况下，熟悉的人给予你现实的评价，陌生属于一张网，你是一只小鱼小虾还是一条他们期待已久的大鱼？

我赞成你的梦，你是未来人们的收获。

你是匍匐的春天，蝌蚪围绕着芦苇的根部，蛙鸣是季节变换时的起义，谁是历史的记录者？

旅行吧，到陌生那里去。

谁爱你谁就不会让你装修自己的日常，至于生平，无非是墓碑，无非是灵魂的隐约。

你爬着书写自己的传记，敌人如果在地狱，你决不去天堂，因为你将继续斗争，敌人是前世的黑暗，你要做一团火，烧了他们的委任状，你想看到未来的人间，什么样的人 would 担负祖国的责任？

旅行吧，到陌生那里去。

现实主义的批评只是往事。谁能够正确就让他正确，你是时间的审判者，你省略了委屈和泪水，你是自己的鲜花，花开在朴素的大地，你的理想是环境终于公正。

你飞翔着去旅行，不说死亡，不说绝望。

真相近视，未来是梦，梦里有人爱你。

劳动者

无论如何，我也是天空下的一个劳动者。

命运是一位艺术大师，他手握巨笔，蘸江河之水画出我脸上的汗珠。而一切的颜色来自于大地，他以青铜之土画我的肤色，以黑夜和黎明画我的双目，以最硬的石头表达我体内的骨骼，用岁月来给我脸上的皱纹写意。

劳动者必须相信劳动。

命运看不见，艺术大师一直想分配我情感的比例。爱多少，恨多少，希望的位置是否高于沮丧，他犹豫在冬天是否要给我的环境画下冰雪，夏天的天空，雨水或者冰雹的后面，要画一道彩虹？

我确实具有劳动者的忍耐，一生不戴面具。

大师，他怎样画我的春天？

油菜花应该已经开放在我的故乡，北方的柳可以绿绿地摇曳。树梢添上两只黄鹂？一只劳动者的老伴，另一只就做沉默的恋人。劳动的场景单调辛苦，劳动的人终于也能够浪漫。

时光的苍茫一定会泊在额头的皱纹里。

色彩不苦，请大师画出劳动者的宽容。我扶犁时认真，播种时豪迈，疲倦的时候，太阳仿佛一团火，它点燃我嘴上的旱烟。

如果命运真的是艺术大师，他会给劳动者一个怎样的结果？

我是说假如到了秋天，高粱红了，稻谷飘香，树头挂满果实。为劳动者画出丰收，大师，他画还是不画？

其实，我只知道我劳动过。

结果由命运决定，大师可以画山河壮丽，可以画乌鸦一边吃着果实，一边对着劳动者非议。秋天是一个伟大的季节，它是劳动者的粮仓，命

运不是历史的定数，他给大地画下如火的高粱。

声音在耳朵深处开花

让声音在耳朵的深处开出一朵花，含苞待放的那种。

春雨应该不远了。

冰裂是怎样的噪音？冰面上的灰尘追随枯叶，在风中发言了整个冬天。

你听到的一切是春天的柔软吗？

如果是，请告诉我抒情的理由。

寒鸦仿佛一片树木的主角，它们喋喋不休地说着冷，从地方出发，差一点冷却了中央。

一些声音缺少温度，它让芸芸众生梦想着干柴，火星在遥远的夏天，你的冬天冷吗？

茁壮成长的树木有可能避开一把锋利的斧头，那些根部有病的，躯干变空的，它们申请春天再多一个春天，它们带病工作，通过新芽和绿叶证明自己的健康。谁都不想离开习惯已久的好日子，我也是。

我的耳朵侦察着外面的声音，顺耳的逆耳的，虚弱的洪亮的，耳朵无法逃避。

甚至人们的心跳。

我的耳朵听出心跳的表情，表情有着不一样的颜色。它们都在这片土地上，它们竟然不是向日葵，所以心的方向存在差异。

让声音在耳朵深处开成一朵花，没有嚎叫没有冷漠，世界开花了，我们也是一朵。哪怕错过了绽放的年代，我们就站在一枝花下。春天热闹，各种心跳是花的各种味道，所有的臭不可闻，只是现实的病。人间的音乐，我们只记住一树芬芳。

清明，想到故乡的先人

死了就不再见我？

你们把一片稻田留下，丰收了就是离开的理由？

我捡着稻香，但是不原谅人间现在的味道，我喜欢让人间最初的烟火在上面，可是你们却走远。

我想念清明里的人，清明边上的小河一片天真。它以为装着我的童年就理直气壮，它以为帮助你们或者我们省略社会上叹息就足够？

我告诉你们，我从来不怕社会。

社会里的爱，社会里的人心阴暗，社会里的放弃，我都知道，如果你们让一条小河流走岁月，我不宽恕。

我宽恕的是庄稼不断出现，而炊烟继续升起。

你们是我童年的面孔，故乡简单，它不能让我丢下你们的笑容，皱纹里深刻的忍耐围绕着故乡的重。

后来的一切与我有关。

我走了太远，越过古代的烽火和城池。

城池里的爱恨情仇依然活跃在今天，但是，我尊重乡音，像记住你们。

你们是我故乡的先人，乳名粘着泥土，仿佛黄瓜蘸着酱。可是我把乳名丢了，丢在千里之外。连乡音也已经杂交，你们还能相信我的忠诚？

我是一个不相信坟墓的人，它们装不下我乡下的祖先，我在远处看风筝，你们没死，你们是风筝的线。

故乡，你是我北方的南方，我给桂花浇水，秋天月会圆，先人，你们是月下的往事。清明之外的日子，我经历着动力和压力，一直在忍耐中奋斗，原谅我，一年里只在这一天因为故乡而想起你们。

选择

我喜欢这个高空中的客栈。

半个小时前，柳丝在月色中安静，朴素地绿，夜深时我有了孤独的信念。

已经过去的傍晚，在喧闹的环境里，我发现自己吹不出从前的笛音。那不顾一切的清脆，顽皮而勇敢的战士，笛音沉默。